

生命的奇迹

一位女硕士和一位女博士，都因为身患顽疾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却都因为同样美好的机缘而重获新生。

(一)



廖佩茹是台湾树林高中的英文教师。照片上的她脸上洋溢着初为人母的喜悦。而从前医生的诊断报告说她的体质根本不适合怀孕的。

二零零四年初，当时就读于美国普度大学博士班的廖佩茹不幸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疼痛从手指、手腕扩散到双手、肘与肩膀，后来双脚也不能行走了。面对即使花上庞大医疗费也无法治好的顽疾，她选择了放弃。她写好遗书、订了飞往大峡谷的机票，想一跃而下一死了之。

当她抱着最后的希望在网上搜寻康复信息时，突然看到明慧网的一篇文章《类风湿性关节炎奇迹似的痊愈》，内容是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见证，而同一网页的其它文章也都是修炼法轮功后各种顽症不治自愈的文章。这让她看到了一线希望，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更令她感到惊喜的是，网站上居然有免费下载的所有法轮功书籍和教功录像，于是她赶紧下载观看。当她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就获得了痊愈。

见证了廖佩茹身上发生的奇迹，她的母亲、妹妹和众多亲朋好友也相继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

(二)

今年三十多岁的戴亦薇（音），是台北人，她的人生一度近乎完美：一九九八年在台湾获得了生物学和计算机专业的双硕士学位，找到了如意郎君，还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然而在她踌躇满志地规划未来时，二零零五年七月初的一场车祸彻底打碎了她的梦想：全身关节错位造成的周身疼痛使她无法继续工作。



两年多的求医问药后，病症和疼痛仍在不断加重，还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的问题。母亲为了给她治病花光了所有的钱，最后拒绝了她再次回台湾治疗的要求。戴亦薇感到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多次考虑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台湾中医大夫说的话“你只有自己救自己了，你炼法轮功吧！”戴亦薇很敬仰该医生的人品，觉得他值得信赖。走投无路的戴亦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上网开始阅读《转法轮》。

戴亦薇用了几乎一晚上的时间把书看完，当时她非常认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震惊了全世界。

上访的起因是“天津事件”：当时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一篇诬蔑法轮功的文章，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天津师范大学《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对去请愿的

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让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们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依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到北京和平上访，希望释放天津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当时朱镕基总理与法轮功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当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学员们于当晚（转下页）

同书中讲述的做人道理，她说：“‘真、善、忍’真是太好了，我愿意遵照这些道理去度过我的余生，即使我的病不会好，我也会这么做。”

第二天清晨，戴亦薇醒后，按照惯例准备在床上做三十分钟的轻度运动，因为通常这时的手是麻木的。结果奇迹发生了。

她说：“我发现，手可以抬起来了，我又想，那再做点运动坐起来吧，我又发现没有疼痛了，我又从楼上走下来，简直是在做梦一样，我无法相信，心里一直在说，不会吧！不会吧！难道这是法轮功书中讲的净化身体，达到无病状态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吗！虽然已经发生，但是我难以置信，我的脑子无法接受这些事实。”“就算是神经的问题，可以一下子就好了，可是我那些错位的关节可是真的错开了，而且韧带是完全拉开了呀，可现在我完全和没有遇到车祸前的感觉一样。”

戴亦薇用过去学过的实证科学根本理解不了这神奇的变化，但奇迹就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此后她真正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现在她又找回了原来的健康和幸福生活。

在大陆和海外都有很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修炼法轮功，他们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才走入了修炼，亲身证实了法轮功是超常的科学。◇

还原『四·二五』历史真相

曝光大连劳动教养院对我的种种迫害

【明慧网】(明慧通讯员辽宁报道) 大连劳动教养院非法关押过成百上千的法轮功学员。为达到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目的，管教用酷刑、奴役、性虐待、下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等手段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致使四名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死亡。大连教养院以“跳楼”、“自杀”等谎言欺骗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亲人和不明真相的世人。

以下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揭露被大连教养院迫害的事实：

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现改为二大队)。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管教指使普教(普通劳教人员)，在我的饭里偷偷的下药，用药物对我进行迫害。

二零零四年，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三中队队长李茂江骗我说：“大队领导找你谈话。”他把我骗到一个大房间里，指使普教将我的双手拉成直线，用手铐铐在两边的铁床上，然后强迫我坐在一个马凳上，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当时有两名普教二十四小时轮流监控我，对我进行强制性“转化”。当时，我除了面部，全身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疥疮流着脓血，又不让擦。头痛的象裂开似的，浑身疼痛，有时疼的浑身打颤。疼的我经常是满脸泪水和鼻涕，自己根本控制不住，不是哭，是不自觉的流泪，流鼻涕。但普教不敢给我松开手铐，只能是让泪水和鼻涕蒸发，干了流，流了干，整天都是这样。

我曾对教导员孙仁国和管教讲，停止对我的一切迫害，但他们根本就不听。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普教李岳受管教副大队长王世伟和八大队领导的指使，开始对我进行酷刑折磨。李岳用板鞋底子猛击我的头、脸和身体。那时，我精神上已经出现幻觉，打了多长时间都记不住了，只感觉换了许多房间。其实，根本就没有换位置，一直在原地铐着。

后来，我又被单手铐在铁床上一个月。普教盖少雷在我解教前，将一板药给我，告诉我是“降压药”，叫我自己吃，说是队长叫他干的。药上面写的英

文，没有汉字，是糖衣药片，小粒，一板好象二十几粒。因为曾听说过管教下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我知道，普教偷偷的在我的饭里下药了。这板药，普教给我下了有三、四片，还剩不到二十片。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就把药扔了。

奇怪的是，李茂江把我从三中队骗出来“严管”。在严管期间，我的身体遭到严重迫害时，我强烈要求停止对我的迫害，教养院不但不听，反而进一步加深对我的迫害。我当时的血压到底是多少，管教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看来，大连教养院指使普教在我的饭里下的肯定不是“降压药”，而是一种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以此达到迫使我放弃信仰的邪恶目的。

在大连市教养院八大队，曾出现法轮功学员刘永来(音)从三楼跳楼身亡，和法轮功学员刘小刚在卫生间上吊自杀未遂等恶性事件。据当时也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的法轮功学员讲：仅仅因为不愿放弃信仰，刘永来曾被多个管教用六根电棍同时连续电击一个多小时，刘小刚也同样遭到管教的酷刑迫害。以上所述的坠楼、上吊等事件，也可能是在服用了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后，出现幻觉，丧失了正常的理性思维能力，出现精神失常现象所至。

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三中队，是所谓的“疥疮班”，里面非法关押的都是患有“疥疮”的法轮功学员，最多时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有的严重的，满身都是“疥疮”，流着黄脓、白脓血，有的烂的很深，每天要用几卷卫生纸擦脓血，身体大面积的溃烂；有的满身起的密密麻麻的小“疥疮”，奇痒无比，越到晚上越痒，根本就睡不着觉。就是这样，管教还是逼迫法轮功学员干活，捡大棒(牙签的原始料)和牙签。

有一种情况很特殊，我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戒毒所、大连行政拘留所、大连看守所、大连教养院。奇怪的是：只有在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时得了“疥疮”。在大连戒毒所、大连行政拘留所、大连看守所没有发现法轮功学员有得“疥疮”的，而且在大连教养院五大队(新收大队)也没有得“疥疮”的。可是，一转到八大队，我的两脚



左图：教养院酷刑演示

脖子、臀部两侧就开始化脓，又痛又痒，而后迅速发展至全身。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大连教养院蓄意制造传染条件造成的。

目前，大连教养院、大连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大连监狱、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瓦房店监狱、大连戒毒支队等场所，还非法关押着数以百计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时时刻刻都在遭受着酷刑、奴役、药物等各种形式的迫害。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解放军旅顺口区二一五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利用药物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恶行进行调查。这两所医院都积极参与了用药物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接上页)平静的离开。他们井然有序、安静祥和，没有口号，没有标语，逾万名法轮功学员静静地来，静静地走，没有留下任何垃圾。

4·25 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在中国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理性，由此法轮功成为海外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被推向了世界的舞台。然而这一切却让江泽民感到极为嫉妒和恐惧，认为法轮功是“和党争夺群众”，一意孤行推翻总理的开明决策，以“围攻中南海”为借口决意镇压法轮功。